



拉丁美洲的 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1976 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美〕威廉·E·拉特利夫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拉丁美洲的 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年—1976年)

——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美〕威廉·E·拉特利夫著

王槐挺 燮 庭 王明杰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6

The varieties of Marxist-Leninist experience

by William E. Ratliff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76

内 部 发 行

**拉丁美洲的
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年—1976年)

——马列主义经验的几种类型

〔美〕威廉·E·拉特利夫著

王槐挺 樊庭 王明杰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2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咸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 5/8, 195千字

1979年 月第1版 1976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3017·230 定价：0.75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国际共产党事务年鉴》负责拉丁美洲地区的编辑威廉·E·拉特利夫所写，1976年11月由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协会和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收入它们的“政策研究丛书”出版。全书共分七章，内容主要介绍拉丁美洲各式各样自称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历史、纲领、路线、策略、斗争和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等情况，论述了苏联、中国和古巴三国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政策和态度，以及与这些党和组织关系的演变。着重介绍了各党所执行的路线、各种游击战的成效，以及“卡斯特罗主义”特别是格瓦拉在拉美地区的影响。

作者从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为美国统治阶级制定拉美地区的政策提供依据，收集了拉美地区自称为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活动的大量资料，并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指出苏联对拉美地区的渗透和影响是比较大的，说明拉美地区目前虽处于“相对沉寂”，“然而一些自称马列主义的组织将来在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制造纷乱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一旦时机到来，他们“恢复活动的可能性将会显著增加”。这本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拉美地区的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

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许多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如说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对德政策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

蒋介石的统战政策是“机会主义”；诬蔑中国“分裂拉美各国共产党”，“对拉美的分析和政策最不现实”，为苏修分裂国际共运开脱罪责，等等。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

目 录

序	3
引言	11
第一章 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	19
苏联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	30
小结	39
第二章 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	41
卡斯特罗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初期	42
古巴从卡斯特罗主义后退	50
古巴对其他国家革命的支持	55
古巴和社会主义世界	61
小结	67
第三章 拉丁美洲的亲苏党	72
背景	72
党的组织	76
党的活动	79
战略和策略	85
对批评者的攻击	102
小结	109

第四章 拉丁美洲的亲华组织	114
背景	114
战略和策略	116
对马列主义对手的批判	122
小结	127
第五章 卡斯特罗主义:农村游击战	129
背景	129
战略和策略	133
小结	171
第六章 卡斯特罗主义:城市游击战	175
城市游击组织的战略和战术	175
阿夫拉姆·纪廉的战略	192
小结	200
第七章 智利的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	204
共产党	206
左派革命运动	222
社会党	233
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之间的关系	236
小结	245
结论	249
附录:	255
一、拉丁美洲共产党会议(哈瓦那, 1964年11月)	255
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1967年7至8月)	259
三、革命协调委员会的建立(1974年2月)	271
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共产党会议(1975年6月)	281

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中苏争端，使世界各地左派革命者进入了一个激烈冲突、竞争的新时代。过去几十年中共共产国际（1919年——1943年）和共产党情报局（1947年——1956年）培育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致上还是团结一致的，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连一点团结的痕迹也没有了。被放逐的列昂·托洛茨基和铁托的南斯拉夫，过去曾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过挑战，但这种挑战与196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的反抗行为比较起来，就大为逊色了。

各种重大事件和对立的学说在拉丁美洲的马列主义者中引起的分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这种分歧的产生，深深受到中苏冲突和党内权力斗争的影响，前者提出了重大战略、策略问题，而后者（虽略低一级，但有时却同样重要）则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及为了争夺领导权而引起的。这种分歧的产生也还受到古巴革命政府的活动和目标的影响，这个政府建立于1959年，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在不少拉丁美洲人士看来，似乎古巴人才懂得如何去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战略和策略，而不是他们自己当地的共产党（或其他政党）。

本书谈到的那些政党和组织，分别属于——至少是松散

地属于——马列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两大体系：共产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属于第一类的倒不成什么问题。它们就是在几十年中一贯自觉地紧跟苏联共产党的那些政党和组织，这种紧跟起初是在共产国际范围之内，后来则是以不那么正式、但同样说明问题的方式进行的，例如作为一个被承认的代表团参加了196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六十年代出现的亲华政党和组织，都是根据它们自己发表的声明来划分的。对有些亲华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可以说是一种承认，而这些党是本书作为亲华党来研究的主要组织。但是，由于使用“亲华”或“毛主义”等词实际上是对拉美党而不是对中国党作出的一种评价，所以下面也要提到几个声称要坚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但没有得到北京公开承认的组织。

“卡斯特罗主义”这个词就稍微复杂一点了。卡斯特罗自称是共产党人，但是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卡斯特罗主义在作为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点上——这是本书主要关心的问题——既不同于亲苏党，也不同于亲华党在它们各自特定时期所采取的方式。卡斯特罗道路有它自己的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完全来源于六十年代卡斯特罗路线的主要创始人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德布雷。的确，卡斯特罗在表示赞成1968年苏联集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后，就逐渐离开了拉美其他卡斯特罗分子。1975年6月，这位古巴总理当上了有二十四个亲苏共产党参加的会议的东道主，并签署了一项和现行的卡斯特罗路线和亲华路线有显著差异的宣言，此举（连同他七十年代初期发表的种种声明和政策）毫不含糊地把他自己

置于亲苏阵营之中。为了使人们不把作为革命领袖的卡斯特罗其人和卡斯特罗主义等同起来，我在本书中把卡斯特罗主义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全部用了小写。^①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又没有把书中的“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词中的第一个字母改成小写呢？回答是：对拉美大多数毛主义组织来说，毛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指导力量，而且影响极大；而我认为，在本书研究的这许多年里，卡斯特罗和古巴共产党人在这个地区的卡斯特罗分子中则恰恰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有一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被认为是毛主义者的人大都公开承认，（体现在毛泽东思想里的）中国战略、策略在他们分析情况和制订政策中起了主要作用。而大多数被认为是卡斯特罗分子的人——特别是那些在近几年中搞实际活动的人——就不承认得到过卡斯特罗和古巴经验的好处。这是颇有道理的。从实际的意义上看，要是大事渲染他们的运动受到国际影响来冲淡自己民族主义者的形象，那岂不太愚蠢了。不但如此，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就象论述卡斯特罗主义的那一章所显示的那样）卡斯特罗派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发展成了和卡斯特罗这个名字很不相干的、自具特点的东西。最后，虽然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比卡斯特罗主义这个词被滥用得更加厉害，但要证明这个论断则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所以我就保留了大家公认的大写形式。

本书主要研究 1959 年到 1976 年期间那些企图在拉丁美

① 按照英文习惯，所有姓名和以人定名的主义第一个字母都应大写。
——译者

洲取得政权或发挥影响的共产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战略、策略和活动，并着重讲 1964 年到 1973 年这段分歧最大的期间的情况。本书一开始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描述性的（必然也是概括性的）引言，介绍马列主义政党在拉丁美洲活动的背景情况。第一、二章讲的是对拉美马列主义者有深刻影响的三个共产党国家——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回顾了它们对拉丁美洲的态度和政策。这些内容为后面论述拉美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的各章提供了重要背景。第三、四章写的是 1959 年到 1976 年间拉丁美洲公开的亲苏党和亲华党的情况。首先讲亲苏党，而且讲得比其他党更详细一些，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它们比它们的毛主义对手重要得多。通过介绍共产党组织的大小，它们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活动，以及它们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作者想在这两章中把这几年来这些党的情况勾画出一幅总的图景。并不打算对任何一个党的历史作非常详尽的叙述，也不打算对每一个党的历史都来一个部分的介绍。恰恰相反，我首先集中叙述了那些在它们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严重时刻的最重要的党，同时也不时地集中叙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党，它们或者面临着某种特殊问题，或者足以说明某种一般的特点。最终的目标是——有时候用讲述文件的办法——给处于这个多事之秋的拉美共产主义思想和经验的各种变种描绘出一幅总的图画。

第五、六章讨论了卡斯特罗派组织和受卡斯特罗派影响的组织，叙述了它们的农村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并介绍了它们的背景。第七章专讲智利，评述了在人民联盟时期（1970 年——1973 年）强大的共产党和形形色色的卡斯特罗派组

织——首先是“左派革命运动”——之间的冲突。正文后面有四个附录，提供了更多关于马列主义政党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四个重要会议的材料。

共产党人和卡斯特罗分子是1959年至1976年期间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本书在下文中不打算着重予以研究，但至少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许多这类马列主义者，尤其是卡斯特罗分子，对列宁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怜，对马克思则更是一窍不通。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伯特伦·D·沃尔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一大堆混乱不堪的术语。他写道：

马克思的原著、思想和事迹都被淹没在一堆又一堆的评注材料、普及读物、过于简单的简易读物以及肤浅的理论读物中了，而写这些东西是为了制造进行论战用的信条，并且每一条都贴上马克思的名字。有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天知道有多少种正统！）修正主义，（又有多少不同类型的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赫鲁晓夫主义，铁托主义，毛主义，还有象复兴主义、^① 纳赛尔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这样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就学术研究而论，我们自可不必对这些主义进行严肃的探讨，然而它们对政治行动和政治情感的影响，则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②

但这种术语上的混乱状况还只是一个开始。许多一度严

① 复兴主义(Baathism)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鼓吹的一种主义，主张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自由和社会主义”。——译者

② 伯特伦·沃尔夫：《马克思主义：一种学说生命中的一百年》，纽约，戴尔出版社，1964年版，第xv页。

格地用于分析问题的词汇,现在已经有了其他的意思,又带有价值见解的色彩,因而在一般用法中如果说还没有成为骗人的字眼的话,也已经是毫无用处了。几十年来,“资产阶级”这个词已经变成不怎么用来指一个阶级,而是用来表示藐视或鄙视的形容词了。C·S·刘易斯写道: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但那时这个词通常是指:“不是贵族化的,因而是平民化的”。等到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变成“不是无产阶级的,因而是寄生的、反动的”了。^① 这两种用法对于资产阶级的含义都没有讲出多少道理来,而在现代史上资产阶级无可争辩是最有影响的阶级之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也被作为贬义词而到处乱用,如果说这两个词在一般用法中的分析价值还没有丧失殆尽的话,也已大大降低了。

本书研究的各个组织经常使用而且滥用得最厉害的字眼要算是“革命”、“人民”和“民主”了。在拉丁美洲,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到1964年建立的巴西右翼军事政权都自称是“革命”政府,至于各种“革命”党和其他组织所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从表面看,“人民”似乎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居民。然而在马列主义者的用法中,这个词通常是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人们指望他们出于既定的阶级利益而支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有时候,就象绕圈子似的,“人民”是指那些拥护马列主义者所认可的政党和政策并代表人民利益的那些人,那怕有时他们并不占全体居民的多数。在1973年3月智利议会选举

^① C·S·刘易斯:《字的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1页。

以后，智利共产党控制的一家报纸在报道选举结果时就用了后一种说法作为标题：“人民：百分之四十三。反动腐朽势力：百分之五十五。”

最后，试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民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民主，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资产阶级”或“假”民主，后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被认为是骗人的东西，少数人利用欺骗性的选举制度去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甚至使人受了骗还感觉不出来。与之相比，人民民主则被说成是这样一种制度：绝大多数人用它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强迫过去的剥削者服从自己的意志，直至后者被完全消灭为止。

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人民一般是通过公共集会、报刊和定期选举，来表达他们对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意见，表示他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或反对。严重地或经常地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可能会导致选举中的失败，甚至可能导致地方性或全国性领导层的意外变更，就象1973年在智利以及1974年在美国所发生的那种极其引人注目的变更那样。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中有可能通过投票选举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晚年也特别相信在欧洲和美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①在本书所研究的这段时期中，有许多共产党强调这条道路(譬如智利和意大利的党)，而其他遵循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精神的党则公然地嘲笑那些认为“资产阶级”选举真

① 沃尔夫：《马克思主义》，第12章。

能推进人民利益的人。而这些人之中就有 1975 年年中的那位葡萄牙共产党领袖。^① 就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能注意到，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全国性的政治领袖从来都不是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因为人民投票不被认为是衡量人民意志的最好的方法。要是多少还搞一点选举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批准由自称是人民先锋队执政的共产党制定的法令，或者从党所同意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

由于已经在这里提出并且评论了这些术语问题，在下文中凡是上下文清楚地表明这些词汇表达的是上面提到的党或个人的观点的地方，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把那些带有色彩或会引起争论的词加上引号以示区别了。

本书基本上是我多年来为《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写稿并担任其负责拉美地区的编辑的成果，书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为年鉴撰写的文章的某些段落。大部分研究工作是我 1958 年、1970 年和 1972 年到拉丁美洲旅行时进行的，同时也是我对哈佛研究所图书馆拉美馆长约瑟夫·W·宾加曼为该馆选择的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而我在过去四年中又曾不时地充当这位馆长的顾问。

全书中引用得最多的资料有：多伦多版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采用其他版本时另外注明）及其《情况通报》；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除特别注明的外，均指英文版周刊）。除了专门说明的以外，所有西班牙文和中文引文都是由我自己译成英文的。

① 见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对意大利新闻记者奥利安娜·法拉齐发表的评论，载于《纽约时报杂志》，1975 年 7 月 13 日。

引 言

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对拉丁美洲产生的深刻影响，有将近五百年的时间，但其中首先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至今也还是最重要的影响，乃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政府。这两个政府控制、支配这个地区的生活，在有些国家里竟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到十八世纪，特别是在北美殖民地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后，伊比利亚半岛人对拉美的统治开始衰落。随着一个又一个拉美国家取得独立，到十九世纪初，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以外，直接的控制已经完全结束。然而在独立以后很久，殖民地时代的道德准则、法律、风俗、习惯，多半还是原封未动。其中有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到过猛烈攻击而仍被保留下来，今天正受到许多改良者和所有革命者的轰击。

十九、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出现了新的力量，为近几十年来发生的许多次戏剧性对抗准备好了舞台。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和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广泛的外国投资，扩大了欧洲权益以及后来的美国权益在整个地区的影响。由于出口经济的发展和某种程度的国内工业化，在有些国家则还由于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个地区产生了城市工人阶级，出现了政治上有进取性的城市中等阶级或中等阶层。

到 1960 年,许多拉美国家已经渡过了许多个激荡着民族主义热潮、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了重大变革的不平凡的年头。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开始使古巴革命激进化。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发生了看来是很彻底的革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有些国家工业化发展迅速,农村人口正以空前的规模流入城市。总的说来,这些变化有助于增强社会中等阶层的力量,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助于增强下层阶层的力量。同时传统统治势力的政治、经济权力也相应地有所削弱。五十年代中期和后期,一个又一个军政铁腕人物被推翻了,出现了看来是非常良好的前景,可以在温和的左派政治领袖们领导下进行更多、更大的改革了。

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当人们看到很难解决传统结构和基本发展问题的时候,原来那种认为可以和平地、有条不紊地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乐观情绪——六十年代初期反映在争取进步联盟里的那种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认真的、得到国内和国际上坚强支持的改革,还不能完全、迅速、持久地解决各种重大问题。(当然,在有些国家里,甚至连进行极少几项重大改革的打算都几乎没有。)总的说来,社会各阶级及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上的差别顽固地存在着。由于管理不善和贪污腐化,宝贵的资源被浪费了。在有些国家,教育水平太低,交通条件太差,市场和信贷设施陈旧,使农村改革无法进行。有些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危地马拉——面临着一种挑战,人们要求把基本上全是文盲的印第安居民吸收到国家系统中去。农村中的贫困和不满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农业工人大量离开农